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覲陽李贊元望石甫校定
閩中鄭覲吉賓侯甫
雲間陸鳴珂天潊甫
仝叅訂

書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灌輸風雲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酇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爲勤倍功倍而宮保蟒玉與優叙擢遷偏不在此毋爲經濟名世

嘆愧焉曾有一字附敝縣一遜官計或未及逮也嗟夫于今時勢似不可爲矣凡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得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乖舛亦人賢之劫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勲勛明在社稷顯在人前而遜叙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爲之也雖然暫且冷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于留都重地也翁臺當不以不肖言爲否爲漫也况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愧歟業在朝以黑頭入座少年犀玉以佐斑衣

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疚矣至于不肖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岳之游春初已結伴泛洞庭君山而同行人病暫送寧家即僱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于畏避言出則所挾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況興巳之嫌妬未消乳倖之憤悁猶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敗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于時徒供人笄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載星以爲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辭

公不出是無人理而掌院則屢有字屬人督促當以
君父爲念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氷在
念出處交爭捘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愼不
啻諄諄已也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瀝之大約時
事都是精神散而不聚寇得倖以肆其内侵奸人又
得倖以恣其外虐須得當事者確有淡心有所以聯
屬衆正之精神而更妙于用君子旣得從容以畢其
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而反入我之收拾而
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内難客覴二物

日近日覩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爲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于一擿即下不則寧寛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爲善乃爲大聖賢眞作用不然自爲一網打盡而禍且中于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爲然否

與蒲圻長

側聞老父母之治蒲也淸似玉壺氷明如素霄月直如朱絲繩溫如嚴冬旭年來斗杓之所斟酌雨露之所滋扶風霆之所鼓舞山川另是一番氣色今春再過漢陽漢江左右誦述德政種種不一盖山林牧豎無心言之不肖無心聽之言者色飛聽者不覺神舞當欲飛舸直問蒲圻次且未果而山陰之棹不必見戴而此衢徃精神至今猶欲前也接得手敎如奉溫巖中閒祟獎非分翻愧兩朝非常眷顧報稱未終感

激之餘不覺汗下也不肖旣幹濟無長山林猶足藏拙前奉不必起用中旨湪幸婦寺愛我已放意爲方外之游不意忽有前命多事之際言不出疑于怠君言出則所爲籌時副位者安在若無濟于時而徒取容容又非我輩本色則此出亦甚難矣惟是有濟于時無曠于官斗衡在望庶幾推安節先生之愛終有以斟酌我乎眞切眞切至于政聲第一無論全楚直指固有人倫之鑑者卽不肖秉懿之好亦何敢後人佳蹟報成清華虛首席以待矣

又與鄒南皐

春初不肖涖政爲方外游歸家接手教仍台臺汲引至情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諭而沈掌科又倍道長者注切深念涖則自慚前附披垣祗糜大官日食後一逃縮繳懸忘不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孱拳拳汲引惟恐不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而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可効卽萬死不辭況得大人君子提撕肯自非薄業已斥斷家事以兒女託之寄覩不彼再討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敬孫宗伯綱常疏中

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漣代弒逆之死只是欲漣不出耳諸人之網都布定漣出未必有益于時徒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辯一番不若落其彀中引避不出冲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聒多事之日少開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寃鬼儘自不妨非臣之敢于忘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効補浴也但不免負正人汲引深心是爲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而宥之

漣于泼山見衆正連茹覺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

消盛當防疏而一消則百誅伏要在君子端我之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已正物之化矣福消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即或有一事一人而小人或巧爲間而善爲借遞謂台臺當以一片至誠聯之千秋大業功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爲何如至于不肖請乞事倘得台臺遇間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爲趁遞非敢忘國也政省一碍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

景星慶雲現在君前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祿至此耿耿此心即中夜徬惶矣言之哽咽奈何

與李湘洲宗伯

一別台臺即是二年來也去歲紀綱過縣得接手翰喜如對面而滿懷欲言終不得遂展晑一候而應門無可遣者又病與兄會歎缺豈只沾沾寒膽哉年來長安日變漸至憂在內延此其禍不得不深恨于小人之害正以害國也庚申秋冬之間皇上精神與外臣相信相一中璫猶有可用者假令深心遠識得安都門南昌漢陽可與爲善朝夕晤語之間令其大頭腦處有清正幹濟之力聖主之意向一端群工之睽

理一淸上下和協定不至如今大洞大亂也此非誑語也卽如前歲中秋之事實社稷安危之一關也無手敎半夜一言不肯遽未必敢與左道長明目張膽要大老于玉門半日黙遣去禍本于左九月初一宮未必能移而垂簾稱制之事成矣猶記台臺之言曰此實安危所係但此事在未然我爭之而成未必有名一爭之而不成定有烈禍然我儕臣子要于先有濟國家名與禍都不必計嗟夫世有此藎臣之心哉惟台臺一去二三老者未必無正氣好心而不學無

術識差一着膽怯一步于微漸處眼漫于吃緊處蕭
牆無相近相信人點破提醒事故一壞不可收拾小
人反得倒之以為用故曰深心先識君子一去國門
而禍已兆矣為人用之小人朝夷暮跖可勝道哉已
矣無復言矣年來老成力盡周冢宰猶有可覬而一
言去之如逐小兒百方搆害經略者計似已定小人
走孔保徑路已成經略當無安理獨恨東事兵办未
集豈容輕試百方慎重此不易之論而彼人畢竟都
與相左何哉周熊俱逐何害即楚人盡逐亦是無妨

恐汪劉之禍漸漸中于社稷耳小人是何心腸當時楚人輕信人相附而畢竟殺楚人者盡相附之人線提也特往時殺人不見刀今乃自出手耳巳矣無復言矣川中事今未知如何大都變初開時謀在未合機在猶疑而援遼兵可借與附近土司可合有能如王文成夜趨吉安項襄毅直擣賊巢事未必不倉卒有成乃使開變之後獨一秦婦人鼓義相逼已見漢無男子而又不見隨有人鼓其後都可嘆也今黔蜀二撫未知如何而張涵月在磁州捕逃卒十六人立

斮以狗差有可觀未知此番動定何如郎邊騎二三月來否我不惹之使出來也台臺視此想不能無滲閨女之變也看來大勢須是天祚社稷必是司馬相而後太平可冀耳日者條風布煖君子道與時亨花間彩服大榛日煖是時三公不易一刻不肯遠在深山無能抠趨屐埊亦生平缺事也時因羽便肅此肅候不盡之衷雖舌終說不十一也

與王軒籙兵務

方今外患內憂層層變現須得深心大力遠識至誠君子始能撑立若論名世的惟老公祖一人蓋有擔當而不露其跡卽員融而惟求其妥事之重大處眼伏膽健不求人知而早有先憍容有幹濟卽功在國家而處之恬如人之賢不肖納之千項之中而人無心格意消黙受我之鈞陶而鼓舞此有一段襟度精誠未可與不知道者道也今國家自治不暇榆綏恐寇未必不覬瑕生心去年延安雖全猶未可恃此行

戎膽落矣知軍中有范老子矣一入可無西顧而天下事可憂尤多但願早晩得正席衡樞庶幾天下治平可與耳弟本駑材無堪遠駕即今時事多憂安攘自有群公世間事已勘破過半有意問向丕㵾游之事不知肇䣛雲水可得果此志否春日䢴陽君子道與時亨有懷祝𧩞無計獻𤓰乃辱手教遠問感不知所以承矣肅此報謝依戀之私筆舌不盡

寄張學海

不肯廢棄以來屢蒙將車不避險遨顧我印堂古人千里命駕雪夜泛舟未足多稱不肯草疏同飯款語連床長者亦不我督過則客之爲郭有道耳原當登堂謁謝并布積依而冗與慵會似花柳前川無緣領眺何得領略玄古兼得借觀武湖中生洲盛槩數舍之地若隔弱水蓬萊楊生俗趣在腑填塞且亦艱施之謂何慚且汗淫淫下也不肯北上輿猶闌珊不出爲畏避出又恐積負乘輿有左難右難者翁臺更何

以策之引領明德厚誼神戀戀如有結也豈但銘常
交游之情與哉令郎想董國不竊也從來天不負苦
心人更不負世德人好爲祝拳拳也

寄梅長公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游也而懶人日日說過混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懶人不慣到處周旋畢竟要窮之間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爲洞庭君山之游問禹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甚熱而回憶吾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磐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甚歎內外多難無真心真力做實事得先着男子令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當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

主待助似不可再遲看此時外面大臣廊當事猶是些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爲只是要着着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連茹一番不然將調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笑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却亦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爲何如弟前已快中官尼我可以藏拙懸懶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爲不可乃李載星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邇似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

以教我蕭元恒前謂弟直當從赤松子游無再戀長安功名此郄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爲我決之至于廣寧事畢竟熊老師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與李侍御緝敬

稔惟台臺覺在民先心能我盡眞能以天下爲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者當時一率顔色卽傾倒未淡而目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沉識至今猶在精神寤對間也每念于今世道綱紀顛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紛紛閧而鬪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爲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爲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

提其關捩而徐歸于準平耳入夏以來不肖等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得一有骨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清即轉爲巧手滑撥當肘急阽正巳物正大人入贊銓衡庶遂麻扶直而竟泥于倖之淡淺直是天之未即欲平治天下耳覩今事勢夫畢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爲用者顯攻矣可嘆也可嘆也

與孫侍御

稔惟台翁倫品治平名世當年辯奸一疏直接歐文忠與諸條列無非一忠讜遠謀也即今攬轡淮揚竊惟裕國此舉宕江淮水原非無事之地又兼以東稜西氛民急財空諸奸倖小人蓄亂何可勝原亮焉而淵靜廝安此豈盡潢池萑苻中無有妄心夫紗于收拾籌于彈壓厚于固結有黙操其要領者矣財賦仰藉之數豐芑關係之地廟廊無南顧之憂社稷之功于是爲大矣不肖弟亦爲縣官引手加額乃江南既

已輯寧而內面王德聖躬猶有伏慮外面陰陽消長猶在貞勝所藉大君子早入而聯屬衆正提挈綱維護持元氣醞養太和更爲泰山之仰重焉則又不肖弟日盥手焚香不啻農之望歲矣翁臺當不以弟言爲謾也至于不肖弟辱翁臺之獎也自周冲白掌科所一拳顏色嗣後崇効寺中再辱遠餞款語移時彼時已一言千秋一揖千古矣即形骸若遠有通之者矣

失題

稔惟老年丈沉神淵識岳力丹心確是當今治平名世也即今豐芭根本之地弁晷陵易動之鄉鼎藉澄清我知北斗之所斟酌風霆之所鼓盪雨露之所滋濡慮無不民家藏春吏人屐霜奸宄喘月雨雪見睍者社稷實式賴之矣弟追隨長安實有誠服㕑幾長得提撕以共事幹濟無奈弟人微府疑致生指射鬭口無當裝聾非我記當時過爲年丈所憐首疏留我有曰憂天之大業已成夾日之鴻功若凂豈不誠高

云云仰見老年丈愛國愛人潑心矣弟則無以當也
嗣是諸君子逓翻論列不肖弟之罪過得明至于今
日猶時入君子之口使拙守無緣如弟之人以淺倖
而躐淸卿權與托基自有專屬知我成我中心藏之
卽沒齒難刋矣弟弟謭劣終無足短長耳今雖衛鶴
乘軒何以不孤知己而有益國家則望老年丈始終
有以提携我也眞切眞切

與李淮撫

河南差回辱手教幾爲天下事收淚讀之也長安中近日正氣人頗集而提以一叚澹心握機挈領其間要于世道有濟明主知近正人之有益而小人無所容其口古稱一人定國專望台臺之入矣今日剝膚之患最急東事而心腹之憂則客魏二物東事但得一好經略好大將便足了此而客魏爲上不得于李侍時毋子相依者今復杲侯日親處此甚難須尋𢀖于去之與立地去之法乃可不則善收之爲用令倣

好事討不及此而只于言語上做工夫體面上完套數或反跳而爲奸用激而爲國佐則憂方大矣而二三正人又須精神孚合肝膽商量而聯屬同心共扶日轂安得天下即不可爲無或隙而爲小人所間又今日名世第一義矣故願台臺之早出也至于共原絕蓼長安亦以人無當于世用耳不知何以又有今命多事之際言不出疑于畏避言出則伎倆止此未必有補于時而或止積愆瑕不如甘畏避之不失善息也兩念交戰台翁其有以決我也能芝老以輕浪

少年斷送拖累雖馬文升武當再使逃東爲眼前苦矣猶記台臺之言曰男子死在疆場完事如今即能回誰肯饒你死乏老畢竟于此處拿捉不定可嘆可嘆川事閙沓寅父子尚聚兵欲取叙州而安酋聽撫猶未定眞僞事須得韓襄毅項襄毅辦之爲妙只董樊賊自餓而死不免費時費事此時罔不當令酋孫延蔓也台言以爲何如

寄左浮丘

恭喜臺遷涉海到岸計年兄在衙門中護持正氣聯屬同心杜防宗社危機禍本多少良工心苦寧國受其益而我不必有其名庚申中秋後淺夜三歎猶記年兄之言曰我輩爲國家期于事濟豈怕一死只怕死而無濟于事旣而女戎稍遠卧榻諜后之奸不成牝晨不至家索此一點血心九廟神靈獨有式憑耳古稱一人定國丹心夾日年兄當有之弟斂却神功寂若無則又韓魏公之不處功名耳小人眈眈不忘

亦復以此我輩成敗都可付之天下後世而已接得來諭謂宜避息山中亦自善藏而此時邪氛猶惡于中微有撥轉善爲提掇還須年兄着念所謂無棄以爲休也年兄當不謂弟爲浸弟以人微府疑爲群小惡口相加雖幸公道猶明而吹聲終是未免或亦當開頭大發一番自是骨肉至愛但弟遠去長安疏入未知得到御前與否奸人不免相駁一時答應未便弟妄意小人藉口直是誣以通王安假傳聖諭爲居功地耳畢竟移宮原是公論聖諭終是皇上召至乾

清手付閣臣與十三人共見上說與他有仇而垂簾之說則庚申九月初四滿朝駭傳欲上公本以爭未果者而正路幾番疏列似巳明白當日會議于移宮事曰非諸臣力持大義云云而巧言惡黨若言促移宮者又巳外祭處矣有謂弟儘不必置辯者郭金谿惡語亦不過牽帶數言旋向人自悔不如始終成就一个不爭未嘗不是弟故安心不言一字只閣五月內一疏乞休而巳年兄以爲何如

寄李本甯宗伯

漣常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秘矣館閣無能留先生此猶責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光耶不光耶當事局于格套不特疏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杞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自在而故不爲徵自有軼世史才而故令後世嘆一時之人何耶漣此語非爲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漣之爲漫矣或者當事自

有意漸爲推引如董思白公祖難謂非一時騷雅由

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當有在先

生不總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

有光耳至于漣之出處非名宿謫遷也坐而蹴清卿

于造物爲不祥且多事之時爲人側目屈指之數或

一言之差誤及于事一事之蹶誤及于國何以自贖

無論蚩腹而飲即知難而退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

也凡此念久巳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從史當

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出

在人為易在漣為難也先生身為漣計當作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為父母則思盡思君父乃君父以漣故受人誣捏掩其人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自豈有此無氣骨男子非以語之賀兒陽年兒迂道學又謂劉胡逐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劉怒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逆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于此心婉曲不暢漣復典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

有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悉領教乃覺爲病所

恭眞造物若姤之矣願先生終有以決我開我也

答傅東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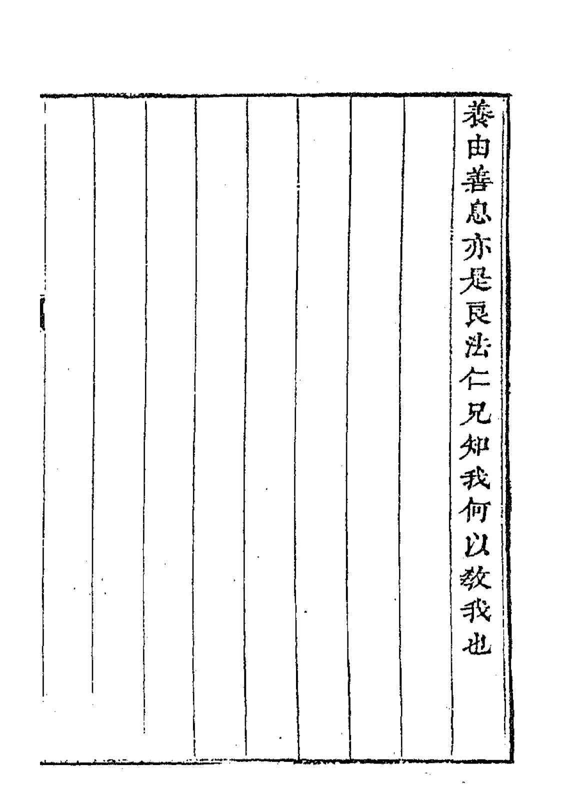
恭惟老親丈德足錫人福能造物即如弟無似遯倖清除總拜雲蔭之旁敢也弟弟實在多年科臣于焉[?]國毫無補拾況復病廢兩年于内憂外患緊事都從縣過則桂月之蹤榮賓乘軒之象服祇是在溪鷄味豈真出谷鶯遷方深愧怍過辱寵嘉頒此注存已深銘篆肅勒代謝至多儀則不敢承也二小兒喜得一女孫枝開吉亦實分澤蘭畦老母賤荆祝申項謝老夫人幸附葭莩之戚惟在引領翟車簡一聚慶惟無

棄之蹤銜籍寵喜席此亦閻閭倚玉惓惓真意老親丈共肯圓成此悵切情乎又望

與福建提學

涸涸家居即聞文旌指閩之信亦未及遣一介江干爲閩中材梗楠文夜月者慶宗工遇而周咨至也且作人之盛今五十年猶用不盡前哲芳踪再見今日弟更知此行國家尤受無窮得士之効焉何者弟以仁兄之心品骨幹自是開代經緯固自與尋常局套萬有不同但拭目爲務以待耳不意溽暑煩冗中遠有手致從雲間下披讀喜如對面轉愧弟之懶而野矣閩之人文原甲天下以法眼收之自是快事未必

不是難事特以公慎之心濟之以敏而叅酌情理則又聖人中道前此衡文此地如僉院之鄭元岳少司馬之熊思誠皆善作宗師其事有可備我酌不妨采而用之大都作如此等地方如此等官須要成一品格令賢者共歸而後來可法此亦終身根抵所在想仁兄自有斟酌也至于弟人微府疑只宜束之高閣無奈諸君子推引屢有督促責備但安分知止終是弟初心今遠志小草念尚兩浮未定也時情難調時事難為恐出而無益于事或反悞及國家辱及知己



養由善息亦是良法仁兄知我何以教我也

許方孩來

一別長安即音耗一疏也乃國是梟爭之際力有主張于今衆正盈朝誰爲開闢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真爲不愧而一年拮据歷場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弟日爲社稷慶而亦爲仁兄苦若弟之懸懶淡山曾不能于多事之際効一言之用真先帝之幾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實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詑其奇如何得一即真無何而手教到矣

未開讀時喜不可言發精神之感通兩人固形骸亦
淮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爲國忠愛弟實感而
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群奸巧弄機關但可
假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還冲聖于不顧今幸留
待聖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
識同心已多星散續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
覺稍攻動而猶耐㵼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懶而疎
聖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摸捉不定此一
入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劍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

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于用年來絕麥長安舊

聞新得俱都荒落聞命之日不勝飲氷恐無以籌時

艱定群棼副衆正之推引更于知已有遺羞耳此心

血非門面話也尚當崇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

山否卽擔簦千里亦所快心况手教見招能無色動

恨不卽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于弟蘊蓄原薄每事

筆下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

願一一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于國家名不必自已

收也眞切眞切

與守道周公祖

漣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出但不知可幾至中元後否弟此一入隨事効忠成敗利鈍非所敢計名不欲沽禍不欲畏只怕識淺一時差錯開罪國家恥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而最苦者恐要我管察年來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謂後之人尋事亦自主事人稍狃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爲主以能否還其職掌以賢不肖適其人品亦並不兩邊照看惟秤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總之以

不忍錮人盛世爲心庶幾其可乎君得李載星改嘗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爲何如眼前避事若怠而其實君身君德爲驟客魏二物親密不解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嫁媚日親疏入恐上未得省覽即覽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有以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讎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饒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我而不至于迷也真切真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來東西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如故事故百事縣頹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撑持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藉仁見其二三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略來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綫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爲門之刺繙舊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掛冠世界幾于倒翻矣而吾黨迂濶旣娛堂不爲

淺防且復借以題目夫環而攻之二三領袖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當不恐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令目機搆想又出此而吾黨直拙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容其間又不求所以聯其交使之無所肆其挑苟非邀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空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于上群奸内外煽惑于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共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脉猶正昨爲總憲開發一疏甚是有見

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或中間吾黨一有心入

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平平

正正維推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

得也　柒　七月將已北上爲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官事

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躭躭不虞

疏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即出

之理雖二三君子有字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于計

事而弟猶計事中入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

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容䫉二物彼中

全于此用精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若于此處打開點破卽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于利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開此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祚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敗君復為彼用為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禍不獨吾黨也念之念之

再寄左浮丘

不肖漣去歲奉教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躐陪僉既若徑出又似與正推矣益決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合初請封遴侍疏中誣揑先帝如許話且描爲溺于遴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于臨死猶極惓惓若遴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爲遴命不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稅官者之罪成巳祿祿隨人之足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于痛念氣毆聖母之

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廷辱君父之大義而反坐以
線提傀儡漣實受兩朝特知而駱無一言辯明譬之
[illegible]心聽人辱罵父母而搏不疑長者之名恐為天下
萬世之罪人矣漣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即請掛冠也

與蘇抑臺

應山距德里未必隔弱水而畢竟一對爲難徒令人時動天際真人之想弟年來家居懶慢于知已省候並疎甚矣稽康之懶病深也接得手教披讀如對中間相念相憐至情逾于骨肉弟之感而愧可知也時事多艱急須聖賢豪傑雅鎮柱持覺世未易數數也弟以人微府疑之物衆矢交攢不沉之海底不止以託在同心共二三君子費盡護持必欲塵啓事以發衡泌之光彼其一面惡語顯沮而此且一面被倒閏

遯在大君子豈直私于此不肖人亦曰庶幾一片肝膽或猶可佐吾輩爲國家一臂使耳而不知弟非其人也究竟終身何以副此推引至去秋猶戀戀維桑以善息爲念不過欲借人言爲引避計耳昨承左兄手敎重來詢伊欲寧家須弟到乃決歸計前不即出今可出亦非可不出之時力責不出炎洲傳諸君子督促甚力弟更啚一一請正乃手敎固且屬弟出也當非他人漫語弟恐出無益于時或反以辱同心知已則台翁當更有以振我弟去年已收拾爲雲水之游

後以機猶有待遂纏滯至今大抵世上滋味只是如此不能做事業而但華膴到頭有何趣處不如就裏安頓安頓安頓是實受用然俗骨入仙亦難言之翁臺久稱此中有得他日勝行下風願收為雲鶴童兒也懸切懸切鄭公祖識量氣骨弟稱為韓稚圭後身此有所試不獨吾楚司理無雙是翁臺夾袋中好風亦繭講中好友有可推引願言留神

答甘肅李巡撫

捻惟台臺包孝肅笑比黃河之淸貞范文正憂以天下之骨力不肖㳟斗仰海宗久矣天祚官家幸洛社不能久滯曳履形墀朝端大關氣色卬今鸮鸛節鉞巖疆我知諸寇聞之衆心懼膽矣韓范諸公之烈再見今日我輩額手爲慶惟是正巳物正大人在外則巖疆重而在內尤廟廊重夫襟領衆正以鈞統四方我輩引領更倍切焉則西夏功成入平章韓范兩公之故事自在台臺豈其有讓拜鼎鼐之及肅此代候

并布積依統惟照在至于不肖倖逃彼其刀斧之餘也向來鍛鍊罪過仗諸君子過爲推引叨附清班但不知何以無負同好以有益國家台鑒愛國愛人且并託在同味當有以振而教我真切真切

寄友

在家常得相聚甚是快暢中秋匆匆相別遠勞遠送感念在心一入都中便勞苦無一刻之閒却又無一些事做看長安光景都是如此混帳可嘆不佮原意出山嘗得九月先入可改一封不知受過封二次者須題一本又思纔方到京上本求封似于義未安快快而止未遂出山初心徒奔走拜客赴席奚得睡也無一好覺飯也無一頓好吃却悔上京好淡矣想望明年得奉一差回仍共聚首促膝何快如之又恐長

安人不肯等弟偷閒耳入歸草草代候京邸嚴寒獨身孤寂台從于雪夜風朝擁爐呼酒視知吟嘯不念僕生此時非僕僕冷面送迎卽慄慄呵筆作書與忪忪悶夜如何其乎不盡瞻戀統惟台照在

與岳撫院書

王三之獲實銷海內隱憂葢此曹終不能成大事而蜂蟻屯搆亦必殘傷多命撲滅費手山東故事可見矣然則今日討擒智獲與協同戮力者安得無功廟堂之上公論自在也台臺以未得元兇起入之口既已得元兇矣將復有去理明旨懲罰甚至願言爲重地料理以完前功餘惟眷切未一

與熊操江

豐芑重地非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沉中間稼[illegible]正人蕭清邪祟綏靜地方留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實式靈之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党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巳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聖精忠殫心竭力要于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于一應縣官事有沉實幹濟

惜乎今之君子每事當機徼關險處都不着眼着心
措手而如干處未庶人一節亦從閒閒說過泛泛看
過反于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捄寧容力有事無收
拾提法當事無肅清權術或侂倖無事或屠戮無辜
而絕不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叙大家
辦玉膽瘉彼此互相恬安搦筆至此不免爲之扼腕
長嘆台臺共以爲然耶弟本碌碌謭謭幸附在聲氣
之末而班行祗糜公廩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
引濫冐清班已淡皇恐今復濫竽紀綱重地恐稱副

未能于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辱同心同氣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無鄙棄我也挨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天下大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襟領者嘗有偏頗言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卿雲不勝斧切戀注

荅浮梁縣張父母

稔惟老父母臺下品稱湛露金莖器是撐霄玉柱居然公輔遠量天下有待治平即今借禹琴堂亦是小見行道之端爲銓謙借轍先耳不肖欽仰已久竊惟河潤實切斗依但未獲一御李并題拗也我輩作縣最苦最勞而行吾所蘊朝猷念夕恩齊亦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足以宣也德意且歷剔煩難經拔提撼不惟鍊識并足鍊膽透此一關天下當無難事想臺下已自得之不謂不肖言爲謾也鼎望已隆清華自

虛首席以待但需次內召耳得接手教如奉顏色再拜芳問貺不敢承又不敢不于孔邇大賢一領投贄之雅矣數行代候一布依依統惟照在何既瞻馳

答按臺周來玉

往者劉瑾汪直世界已在眼前荷老公祖岳力罡風與一段愛君愛國至誠貫入天才情氣魄着不得之地故一敵神奪而大憝就戮此其所捄于國家者遠而且大沾沾功在人才正類又其小者也世界正賴維持向以讀禮見奪實吾楚之無緣得備私大人造福也惟是人生有不可逃之數人子有必不免之慟茇以子而為國之禎世之瑞何必不千秋長在定省有終而顯揚無窮又在老公祖之善自得吾情矣棘

人彝彝尚失遺候拜手教之及恍惻如失肅此代布
依依尚尚顧候伏惟勉強饘粥節哀抑痛為世道倚
重之身倍加珍重庶見素冠我心蘊結總惟照在不
宣　一一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猜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于敗若大人救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頑使路道開明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存一憐才好善並獨爲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便共趨之路開而觖擾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黨解其交我但據不爭而勝之事理不聯而容之精神使小人亦服于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

而惜乎今之猶未然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飽相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軸者一意巧于避怨寄于迎人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諱君事但曰事做不得至少不可爲提掇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翕然不動以歸于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爲然耶弟無當騶居內憂外患都不能効得些力徒負官而集忌若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衆人尚未迂從也今天下吏治

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贓罰完事而已于所謂
望風解綬奸盜屏跡者幾于絶望奈何

答東阿縣祝

稔惟臺下儀自漸鴻望隆鳴鳳拈花會上採得涅槃妙心久矣幾年鶴琴鳧舄直作游戲三昧耳尸祝已遍萬家頌流已堪千古乃治平名世之業天下所望于左右者更重而且遠東阿則廢轍之地耳大都擔當天下事只在識膽當年韓稚圭不輕以膽許人乃稚圭之爲公輔器則王公從其司庫務識之蓋識膽固性分秉成要以撼之不動熒之不搖畢竟要在煩苦瑣屑中打透一番始當事握有巴鼻故作縣是我

輩終身受用只是我輩多于此中忽漫放過耳台從
此中深有勘證火裏尋出蓮花大地無往不歸清涼
世界恃愛姿言忘其聲而好音諧金石之音矣化國
之日舒長恨身未能游泳接得手教不減坐和風湛
月中也如何快慰弟崇獎過當則無以承當也肅此
代候并謝總惟照在至于循興聲華已猶不二三函
無論三戶楚矣我輩且分榮色焉事業遠大惟台從
發奸爲之促對何時多是啣玉之日也有懷眷切未
一

答羅汝元雲南廵撫

滇南天末况今内剢外䕶臺下弾壓綏靜與掌運帷籌令功迺元兇授首而風林生齒獲奠安瀾此共澄清之烈社稷實式靈之矣讀諸奏揭劃當詳賅卽語陛宜公奏議當亦無讓服服肅此布復恖緒戀切未

同馬總戎

久仰大將軍威名霍衛後身也楚黔借鼎秉鉞我昔方幸萬醜報平有日不意輕率者易敵而不設備驕吝而不聽忠謀遠略也夫將軍受師而出全師而歸亦須論其人之所以敗與姑耐以略後功又不在憤憤一戰從僨事者供盡也則庶幾大將軍今日之謂乎郭汾陽未嘗不有十路之敗韓魏公未嘗不有好水川之敗今日已于當事者議大方之敗各戴罪立功亦自得當夫無忘會稽之辱厲士皷兵遠萬好笑

務佐新撫早收孟明曹劌之功名是在大將軍之妨酋之矣揆得翰教并剿賊條議讀之見酋賊老成之見而不能不扼腕于剛愎之自戕令英雄反落人議論中也引領劍履紫雲瞻護企望平蠻捷音飛入黄金臺也悉楮何勝馳切延注

答四川按院

稔惟臺下善與人同道從夏大不肖得附同臺自幸遂從麻直方歉無能報副邀庇再躐一階總之維鶴乘軒終慚蹐諸君子上矣前共狃乘遺議自是衙門之玷也庶幾有以教我俾無闕越可乎遠承手札期許非倫有勒爲中心之藏耳至于松山銀及諸酋大都無擾之可耳中間綏輯其凋殘而救寧其觀望藉臺下澄淸之烈爲多我輩無憂西戎一路矣數行布謝統惟照在

答項工部

久仰臺下清貞骨力卓逸風猷天下有待治平自是
于今名世不肖未獲交也而賢者須述固不減時對
左右矣即今借鼎要津通商裕國幹濟時艱所謂初
試清通之量于濟川之用耳接得手教如奉顏色姓
名得附掌記記存不失名下一士矣感而喜可知惟
是獎藉過分終不禁汗淫淫下耳引領卿雲斐亹從
星上下何當披覩兕觥瞻馳

答劉侍御

臺下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立朝特具千仞

風裁省方愁隆百世駮伐如此真御史恐今昔未易

數數淮陽既江左名區更豐芑重地民澆日盛奸宄

亦復風起近日且聞有山鳴之異中外殊有杞憂今

幸有大入蓮斗共上心有必盡力有必竭以綏耕彈

壓之定知氛淨瀾安我輩可高枕歌太平也翁臺幸

好爲之

答順天鄧巡撫

方今東事最急以爲逼近門戶之患也不肖則謬謂爲門戶計誠當急備禦于樊籬而或者門戶但壁立空虛則樊籬無所恁以爲役動而氣䑓中飯堂奥亦因以無所恃而易爲外驚故關門之內都門之外必當留名猶蓄勝兵于此作隱然虎豹之勢壯關門之聲援厚神京之備禦故東事最重莫如遵化遵化之重端不在關門薊門下矣台臺于今韓范一人特簡建牙中間討訓軍實固劑民心不于聲色張皇默爲

紮土拮据抑抑之四章若爲今日謳九廟當式憑之
矣畿輔農郊有甲兵十萬長城千里者在焉關門有
事無事長安俱可高枕我輩但有額手以慶矣

答新陞大理同知王育德

稔惟老鄉丈鼎衡之器自足匡持斯世天末一州斗大豈足展驥而此斗大城也内苦民窮外膺酋患一朝有事無備無恃竟恐遠心須謀有以奠之安全此中保全多少民命功德且與滇山滇水共高深矣二郡一擢豈足言優庶幾卽晉箴臬稍足大其設施耳久仰鼎望莫遂通名披得手教伻萬里注存也弁得悉當日苦勞功高尤是快事引領卿雲斐瀕披覩如在天上曷勝戀切曷勝馳注

答程啓饗道尊

當今海內致王佐才而處積薪地者無如老公祖台下也别歷中外勞苦功高亦既公輔聲隆節鉞望重矣秉憲楚南群此江漢萌黎于徵併抽扣無餘無里之時猶然席之帖而淵之安我儕小人家相祝望曰縣官于公生我亦庶幾不終忘我更即于公鎮撫我乎只恐中外仰藉者重三戸不能久有袞衣可冀切引領卿雲高瞻薇堂鈴閣如龍如益何當披覩兕猞廸注瞻戀未一

答侯御史

黔中非竟人謀失也倘令當日臺下遠在貴陽斟酌前奔後勁奇正互出首尾相生更本之以慎念上無些子喜功倖勝沾戀當元兇已就擒矣惜也天之未欲平治留此病塊又耗損一身精血供伊消索耳奈何撫制同事地方卽日已奉旨回籍而一日担子未卸卽一日功過與同臺下之言自是責備賢者正論伊當無辭新撫自能辦賊奉行尊議而更慎持之此萬舉萬當者也臺下秋夏間卽當推京卿體中小極

似不妨珂里調理選擇早來聯屬正人護持正氣令一人收大人正巳物正之化焉又我輩所爲日以率矣

答陝西巡按李緈敬

從來世界只在念頭初處轉耳天地變化草木蕃衍原不從習得來有如臺下巡方念念在民在事而此一點念頭初處亦自然能入于人之初故吏已治民已安事已辦有在刑賞幹理之先者矣名世治平端當有在安得借臺下此一點心付轉軸運樞者以提撥天下人精神哉臺下福此一方中和位育自是隨身所入乃長安人固望以清卿早入春明也傾倒之懷聽言何日戀切戀切

答南兵部岳

環游碩人風景名下會者瞻對奉教仰止逾洽方與
台臺正笏胡端主持國是令不肖遜得承下風乃主
上亦以留都之重倚毗者儁巖廊之爽直在鍾陵佳
氣之表也向來權璫亂政禍亂人國台臺曾相與為
發填者威福恣肆幾無至尊不忖痛念君側聲罪請
勦而蒙蔽聖明無益於事猶謂一介孤誠不能感格
乃舉朝爭之亦不得爲奸逆內外各有憑藉我輩中
且有畫策者廷杖彈臣抄提臺諫流竄無忌跋扈已

成台臺留心沖主共何以爲今日策耶不肖白簡無功靑山有在回天之力則俟之鴻鉅矣遠辱注存殷情滿楮肅函報謝附布近狀臨穎依然

答休寧侯大尹

稔惟台下公輔遠畧經濟名流卽今兩地絃歌一[illegible]琴鶴治平名世之業小見其端而鈞統紀綱之地中外係心襟領深矣日前銓司一推何足爲左右重亦少見卓絕聲名固藉甚公卿間耳大都今日可以抒吾蘊以酬吾君者在銓得以人材報國至于補衮拾遺宣滯導困可以明目言天下事又無如掖垣只恨行取之期有定尚懸不得陞敬與韓雅圭之用也接得手敎如奉顏色再辱寵頒何以當此授餐之雅有

中心藏之耳肅此代候并布依依惟台照在引領鵠

琴/卿雲淡藹何當披覩焉楮馳切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海內士大夫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官淺官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古版終是儒者行經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于禮樂絃頌之事爲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共且謂之何哉一嘆

答貴州巡按侯

大都黔事薄人而不薄于人亦自正着然入必思其所以出住必思其所以安豈有深山叢菁之中懸車深入而不爲後勁休兵久住而不防内變撫臺失筴何疑而督之未有應援未必坐視倖災其與撫臂[illegible]易心而未有遠謀耳大疏覢係已自寇在目中奚[illegible]此以復還望早入春明始悉彼中情形好共商[illegible][illegible]

望望祇祇

答福建巡撫南居益

東南海沸幾欲滔天乃惟知爛額之顯績而不急徙薪之全功識者不解也台臺以安攘鴻才赴艱難之會無米成炊虛弦落鴈俾八閩半壁指日敉寧勲庸之捷誇千古而寇當時矣一方底定當求已試之范韓折箠以撻四夷端在望中為社稷慶奚止辱知如漣者哉遠闇所施曷勝欣躍望風懷企可勝翹瞻

又答福建南巡撫

不肖迂戇性生動遭厄會向以女戎犯扆終無夾輔之能而嘯傲長林初衣自老無復長安夢想矣乃以聖恩疊眷再對明光奈國是日非權璫握柄顧祖宗之天下君父之綱常誼難瞑目縮手聽其溷亂其如上方之劍徒請衆朝之諍困閙奸權内外共有兇恃益張兇焰究而思之不知作何世界也惟恃台臺發淸海氛入秉釣軸悟主心而淸君側我輩且拭目望之焚籲祝之耳台諭誠切憂心同殷疑聯正人揭勝

崇仰

答朱總督

方今東江西叛祗有敗衂而謀定力況立收平定之功獨惟台臺耳韓范名高旂常勳最千古猶懸丰采我輩何勝爲社稷手額讀獻俘之疏真令舉朝吐氣安得劒履早入春明還爲一人扃逼近京邑之荒醜哉數行代候一布喜躍燕私總惟照在此時長安人無大無小惟爲左右誦彤弓之三章耳引衡卿雲斐映錦江玉壘之間如龍如蓋莫由從之倍有戀切

答丘御史兆麟

洪惟老公祖心生造化手有經緯故事到面前輒有幹濟處分前教督楚餉仍嘗愛楚人此至言也夫所謂愛者豈必無令其辦納膜視黔情而祗與楚人煦煦乎就中嚴耗增淸完欠酌緩急民適還其應納之分數而黔實得其先後之灌輸以楚之錢糧濟兵不以黔之供應苦民此臺下造化心經緯用也不肖殊爲楚民與黔非手額而不處計部之如此派發也無論催督之使四出而不濟于用即楚之解運亦何苦

舍近而就遠此亦計部之偶未經心籌及耳今大疏至亦無以自安即改正矣又諭遵義一事夫遵義川黔要地新撫重兵于此深爲得着今賊先據之矣又當費一番周章奈何大率任事者未到頭即想歇手議事者方起手不共協心深中川黔今日情獘矣豈惟川黔哉試觀今日何事不是如此無挈頭領之人事歸于一而無不潰于成難矣今日參酌兩地情形提挈兩省精神籌定一至當不易之着而合觀其成總以紓一人西顧之憂願翁臺無讓若欲問之廟堂

不聚合則娛堂誰敢執其咎而已真切真切草率布

候總惟照在

答廣西王御史心一

粵亦風林激湍之時也撫按粵者惟是綏懷而休息之令其喘息定而生氣稍旺可耳此中斟酌機宜威惠㨿用寇不當示之以弱而更不宜示之有可乘土不當示之以擾而更不宜示之以有可驕故增兵以無示弱而即以示土之無可驕不調土以無示擾而即以示寇之無可乘見壟下之良工心獨苦矣且用兵但在能用之與否耳故能用則隨募即有兵而何兵不可戰故岳家軍郭家軍在武穆令公能用之耳

非兵能爲岳能爲郭也然則援黔者亦何必粵土兵哉大方之敗非兵之罪矣讀手教吾知嶺南億萬生靈慮無不是處濁安而入皆席帖也願好爲之社稷實拜明惠焉眞切眞切草草代復未盡一一

又答王御史

臺下洞識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粤西借𨙻巡行此五嶺山川貢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做得一幹濟人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廿地方之腴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鹽法兩項苦在柄有兩操當貴左右剜蠹至于荒遠而選刹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罷庯未必盡科貢而無賴之科甲爲多夫提掇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厲而不肖者不

敢不洗滌其肝腸以就我之型鑄有斗衡之揭轉與
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復憂粵西無好吏治矣其切
其切

答楊總督

大方之敗咎在驕而貪功不鞭其後與督餉者何與兵敗在淡山叢菁之中欲人走數百里與之同死從來無此法惟是台臺一片老成忠計見格于驕愎者國家不得收安攘之利且并後來委曲周到念念爲縣官相成苦衷都欲抹殺此則公論之所共未平也猜泉白石佳月好風台從且共衷猶從來公道終難厭聒耳匪諛匪諛

答陸御史 獻明

稔惟台臺文武憲邦宇宙在手即今按黔非久而寇在目中籌餘掌上據見今料理規條黔事已過半矣後來但曹隨足耳黔撫當并制蜀始便彈壓調度自是不易之論也惟是黔與楚聯楚頗苦于接應楚之望礪星有以幹濟而蘇全之日日以幾也計已在老公祖斗衡斟酌之中矣縣官方東西苦兵而逆璫權保撫天日于宮中弟不揣力憤發其奸亦曰完弟心上一件事耳成敗利鈍俱聽之于世運不意滿朝公

憤彼內之盤固深外復有政府力爲之主全無一動直令滿朝無色弟甚愧之更深憂禍將大也台臺其謂此事何哉

又與丘御史

長安人見大疏入便稱爽俊直截論事核而贍詳而不冗劌而直入竅會有用文章則今日大疏之爲宜公奏議也直是吾鄉高者早低者潦民生軍計兩難又多費民工心苦奈何奈何川黔當合兵須心力亦合乃妙兵之用也處女脫兎九天九地番機應變敵不足防而我之為兵口不及一問眼不及一瞬風雷惟吾所之恐兩操而各有統領一事而互有關會吾未見事之有濟也此亦不可不慮也所幸二酋既已無

家米貴斗金即諸酋或應狐兎相援決不能裹糧具械相從此可困之機耳堅有以相持妙有以應變台下無妨爲兩地一合籌也然不肖之諂披公所謂試妄言之而妄聽之可耳草草代布惟台照在未一

與祝秀水

別我年兄六易霜露追思吳下風波同舟長安言笑追隨情景如夢欲更得良緣如昔便如弱水隔望蓬萊猝未可與至矣奈何奈何却念二三兄弟在京在吳鵬南病廢京威作古起衙近一厄于詿誤仁兄大受噬于讒人弟顧獨以六月辦事之給事三年懸懶之病人亂遊靈庇蹴局窸席眞是容容厚福而廻環心契之彫殘亦不覺心酸㴞落也乃長安不成世界矣門庭之寃難消蕭墻之禍將見其在臣工惟官是

流職業全拋翻覆雨雲跳天魍魎豈是高人陸沉金
馬之時實爲梅福神武掛冠之日矣弟近日復自多
幸以積憤狠擊逆璫捹却一身亦曰盡吾心得幸削
籍歸可耳不意憤起通國而無如禍建子力爲之主
何不惟致通國無色而更張兇人之焰弟直欲愧死
更憂枯叢之禍將大此時悻去非禮引避似怯而留
此何色更欲捹身無益別尋納牖無方觸藩殊苦祗
旅憂成病耳當亦虛名自悞躐進于忌也想我年兄
尊鑪自美松菊堪娛理亂且可以不聞散悠多取而

無禁世綱外之放人性命中之真得矣以弟想望真如籠中鳥望雲中鶴耳仁兄不憐我而反奬藉我耶拔得手教捧讀如對而把臂無從不免更勞人夢寐矣再拜授餐之愛即以易京米數斛時時飽嚼明德耳諸年侄今當有拔艱者黑頭宰相發朞此時弟向自誇首相者今當讓元輔矣弟八月中歸計可爲嘗訪戴于龍沙匡廬之間作一月游須掃一淨榻待我餘懷不勝戀依薄具京紬引敬衣一念耳

答黃汝良老師

上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証規諷詳聮直切遡窃念年來臣子卽端揆丞弼惟了票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于國家事全不見着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隨事盡規若我老師惓惓于天人之間者有幾卽如逆璫雖未洩毒猾紳仍曲意交好政府而欺侮至尊不啻兒戲欲將人主國母并歸掌握敢行毒手卽中宮震器惟所欲爲此從來未有不但璫直所無也遡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庶幾邀先帝之靈少一

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逆作主硬與公論爲難于逆稱勳稱勞擬功臣比大臣于公論稱閣稱謗冲聖遂無張主一聽内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個人言才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于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梟獍豈真心間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吞鉤餌既啚今日之榮歸復覬後來之速入耳其實空華易盡遺臭難消試向平旦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璫着落讀書識字

反不如狗彘受人豢養猶知護其主人之不如可殺可嘆耳我老師一片忠義肝腸如此合之急奮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梅一書千古而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蟒玉炫耀俗人齷齪喔穢君子者爲哉天欲祚朱恐老師亦不能久酬洛社也至于漣辱訛宫墻致主無誠射隼無獲反致逼國無色更張之焰直欲愧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倖去非忠引避似怯而留此拚身無計納牖無方但有髒髒煎憂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巳氏之子自

不能容于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字終是挺身不免耳瞿楮不勝廻環戀切

答陝西巡按霍鍈

方今固圉保邦畢竟安民是第一義而奉行上意以及下者則惟有司也夫有司之苦在我輩當體當敬與其寧一路哭則我輩何辭于察吏故使郡吏望風解綬正國家借鼎臺下西夏之意矣惟是地方苦而且遠選人多以無貲緣與有議論者充數是兼地方也酌用甲科與有聲聞者大疏議論甚確只是當事毋如褒耳也再如募兵事不問領兵者之爲郭令公岳武穆而惟曰岳家兵郭家兵昔人曾笑之矣況虚

此以供彼之無用而強風習不慣之人以從戎俱爲
無味又不必論到利害矣閣票與部覆自能如尋常
也近閣逆璫益日微色遇聲如此所爲藏劍奈何乃
當事者止圖安身所能更不一計及宗社之禍豈其
真無心肝哉附閣發一慨嘆

答陝西巡按

臺下罡風岳力洞識遠神原我輩標領世道鈞衡也
朝端久藉主持關中新資貞肅華山渭水之間另有
一番氣色關中不謂無事地莫此邦本以燕一人斯
社稷式靈之矣我輩易勝手額惟是鴛行後正氣之
聯合未融勝理之襟和未細不免爲小小似是而非
之人以致同中大有參差二三同人調停不下今且
各稱干比戈矣君子之去留未决世道傾覆可憂奈
何奈何臺下其何以處此倘有書長安諸君子還須

各化襧心共維大體始于世界有賴耳敷行代布澗
私惟台照在

與蘇松察院

前得報爲地方留賢太守此自順人心事料有別議此風聞愛憎之口未暏於地方之眞情也大疏欲爲請告此固有激之言然無此意體地方多事正藉綏靖彈壓豈宜輕言去院覆時爲朝廷借大賢以爲地方報命未完簡書可畏還宜勉愛地方以成全仁張守之貞敎不撓人固知之矣餘懷馳切未一

與河南巡撫程

恭惟太老師台臺當年鳴鳳朝陽今日巨鰲奠極治平共推名世幹濟久精天民即今借鼎節鎮中州亦謂版章腹心之地關係尤巨爲一人與此重地非名臣未易語此且躬歷中外聊以統鈞樞莞之地暫假轍於此焉亦實嵩山汴水之靈爲此士民邀有福星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我輩且爲中外乂安手額矮得手敎如奉顔色更拜隮浴推懷撝謙至意仰見大臣集思廣益千頃洪襟度越尋常遠矣顧門下士燕

蚤時獲請益今斗衙若遠不無令人心怦怦也

與貴州巡撫

今縣官外患一東二眘三安總犯順也而情有不同東爲畜眘爲驟安爲激處三逆之事東若鹵而成都之圍實難我素狎於安酋驟乘其無備迅雷既不及耳掩有驚潰而奔風且無所不颺如是爲守乃成睢陽之急如是而勝負爲湧金門之捷矣若三路既敗之後東之來儘緩而我之備亦儘足敗乃公事者強不在東也至于安未必眞有殺大臣之叛心逼城下之叛惡聲爲恐喝妙有開釋酋下焉羅拜耳其餘一

二愚民稱佛下世當爲天子妄男子而已黨不成兵衆不成敵黙而消之震而收之一有司事畢竟殺人盈城盈野封拜則可矣終不足爲成都與承寧之役道中間漸逼而緊促之淺入而周匝之寧爲窮獸之縱無分拓土之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如是乎冲主中興屆麟第一有所以成功者矣不肖書生之語然此心則非敢爲漫也黔事徃不必追諸酋孫鼠枝蔓已盡鈐關目下此間再差不得些須我輩辦縣官事不必有其功功亦不必自我出蔡元禮公祖

可與言者共無吝細商而深計之可乎西南半璧端

當一力擔承讓以才而辭以疾都非敢閒命矣餘依

切未一

答四川朱廵撫

成都從來勘亂定傾儘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必有也厎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選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寶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夫栟櫲輪囷不落于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于做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不肯感于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慨然三嘆

答直隷巡按劉大受

方今徵併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鵠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劾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肅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清獻納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拳切

與浙江巡撫王葱嶽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當鄭公活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暢甚至于弟積憤客氏魏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念入而請劍揮却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恒小女嫁事託之徐京咸斥斷家事無所顧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念親家王思延泣止及見南郊胡貴人事語之浮丘浮丘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便忍不

過矣不謀一人草成一疏原晑面奏不意筴定前月
新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後寫忽傳免矣
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于事亦
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入
奴哭繞屋走奶子與共私入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
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泣不止專以奉
侍前老娘娘爲言上但頷之而已曰你且起去本送
閣裏票奴旣先有入說閣閣復與奴有首尾遂一一
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已又不意滿朝共爭奴都

掩過無端相公一揭與通國爲佐力稱奴勳勞上且益無張至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人便怕又有譎餘設誅用簽貼出昭代典則武宗處大臣言官事屬奴事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挤身之言無濟于用反滋之凶弟甚媿之更憂禍將大在國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爲左魏又言爲劉是庵門敬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挤身不測之淵以爲可以不必爲之人乎設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門士樸升不許魏

謝恩皆是奸非可嘆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不倒哉弟今欲再發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爲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畜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益亦無色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非如何爲當爲不當耳只可憐福淸一味遮護奸璫不敢道璫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個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即其

戚嫏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
躬亦無以處耳可嘆也

又與王葱嶽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備戢設羂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丈見邸報當有憂心如焚者此非閫中旨傳奉而教猱使鬼實南樂爲政而主此行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敗着豈有人塗面呈身中官而得爲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爲用于去所佻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即借内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

兄楊左之局已結惟願剝有復時世道受禍諸君子得爲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然以間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于理當無終日者若群陰布滿瀰漫驟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耳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稗然不在目前要地猶尋不着年丈當努力地方厚間禔福無必以此着念有携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余與大洪景逸鏊洲肝膽道義雅相推重然居恒

抵掌談心未嘗不欲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黨禍

興三君子駢首死忠余亦戍讁歸里一切往來書

札俱付祖龍近喝書偶得此紙大洪筆也叙述詳

媺讀之如促膝面語不覺灑泣如雨因思大洪劾

璫意在轉天回日出山巳决豈其爲人爲事此大

洪所以疾首而亟自此此紙留在人間豈非天歟

冷筆

與張遂玄

都中辱收在肝膽之末恨無能長得追隨以共事明主今巳作棄去之婦無復言箕帚事矣所與老學科留心世道聯屬同人護持正氣端正直方共諸君子不激不隨要令中外還見有清平之象可耳弟承使人導之出蹶如此骨肉之愛但言感猶淺矣今巳過真定恒撫又遣兵健再送青衣小帽長途馳馬自覺此景非惡到家無官身輕即誥命追奪于生身處未免傷心然自皇上錫之還自奪之幸非違理辱親當

亦可以自慰惟是弟實受先帝堯舜而諭今不惟未補絲毫且若致聖明有內廠中官外逐大臣言臣之名頁此恩知不免夜氣一清時有淚痕如線耳兵徙歸肅此代布依依惟台照在瞻對何時睍褚戀切

答鄭司理

不肖涑之得此一放逐也實邀寵庇以荷栽浩蕩恩私旣得以微罪行不見爲抗權之迹于心爲安并不見爲怯權好而逃于氣猶覿更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入開飯熱其受內外甥之惠爲多第初陛辭之夜且氣淸迴念當年冺几爲堯舜之言不爲無益絲毫而反覺于聖明有累枕上不禁泱痕如線未嘗不自嘆其癡此一點念頭橫擾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濶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矣忽接來翰不

覺塵頻一開啓緘披讀垂念老母前日教之患今又
致之兹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也計
不肖此歸或以遠人寬我旣不足道卽或以千秋名
誤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爲禍始追奪誥命
亦如永叔之怙惡不悛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稚圭固
不能向歐陽永叔作此語耳

答丘毛伯

不肖托在臺下㡛幪且若並辱收之知契之末也止以衙門舊套老公祖常過謙抑不肖當之每深汗灭念惟川黔有事中間往來參酌機宜調劑情勢動有萬全實耤遠猷遠識東南無壓一人之憂社稷實式凴之矣即以轉餉關中論今日事當亦非過不肖無益世事之人但有爲引手加額而已今即放逐歸里猶幸爲安樂之民亦黙受其賜多矣台旌臨鄖相望非遥無從一望顏色乃辱手敎遠存先于匹夫何以

當此不肖既巳削籍奪封于往時一應門頗都爲摘去尊君命安吾素也獨念民亦臣也台賜衮褒懸之堂上名賢題品既足千古朝夕瞻對殊覺色起是台下之加于不肖者真一人知巳可以無憾矣受者巳歷施者叠來有誦隰桑之三章耳至于長安新局當是中外共𤍠鬲阿封卽曌佳事中間至此猛風震霆亦難終日願當事諸公無便謝恩私室還養些無過激過陂有以藉之地也扶斯世于清平終在大君子入有以提衡于此耳數行代候祗有戀切

與鄭司理

時事至此止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恩威惟其意是狥而日快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閤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當聽之內遷以為常也此在新宗社之靈耳願二三君子從中斡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于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見義孫徒是誤終身君子不詭不隨守

吾正而已接得手教仰見憂國深心層雲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當有賴漣且爲世道慶矣至于不肖才非濟世癡足貢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若播惡于衆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來長安似以楊漣爲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漣以爲瘟疫者亦衆内外二魏時刻不忘打聽應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見不聞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公祖過應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

裴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衷惟台照在

與李侍御

世道忽潰敗至此矣碩果不食正氣秦復有基獨仰有臺下還共一二君子存微陽于層陰挽日轂于倒影而已想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群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不肯不止不肯身名早已無所不辨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隼祇爲驅魚反若播惡于衆而遺枯骴之禍于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氣運應有此厄蓋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

再爲大計考選之事只有待借端爲淸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近日內魏于閣部諸公有事只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遞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共手積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拾耳可爲長嘆秦楚天高莫由瞻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顧何能一承下風共傾倒一片雯扯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憂濟國家之事徒傷由來大體掛累善類一網消夜汗愧有穴可入至于一身生死儘不在心自權瑜百莽千競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唉氣以負老年丈共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爽爽弟夻夻服膺矣此中借題闖一係楊熊二經略我輩數人爲之行賄打點扶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即入京時迥原扶熊

者還言封疆事重熊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抹熊與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專將宪移宮嗟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婦寺之手事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杜防深衷今以爲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淸乖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爲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逮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筭諸礙手碍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順應之局俱已湊成乃遂結此果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救硬漢到底所謂拚却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失楚人氣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爲大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却是爲老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爲重題目大都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既

樞輔上年綫決一疏韓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爲弟
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出京并未通一字而蒲
州處亦并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
一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
一个肝腸如雪矣昨友人慮弟途中及鎮撫司奴當
有人百凡挫辱作何洩冤弟曰但得到出門生死便
是臨以君父不是急而匹夫之諒死于妻子之手韓
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様見地與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是一様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譃語却亦是

正經附閱發一笑翁臺無過爲弟攢眉也縱騎尚未
到奉教未定言之耿切

答劉道尊　廣生

不肖迂癡愚求不負國家久知有此必不能久依化日之舒長也但若輩以爲有捏坐自謂得題目可以陷人不知祇可發人一笑耳孔邇在念無能贍別乃辱手教獎藉殷肫何以當此有淡感哉草率勒候一志別懷引領慈雲曷勝馳戀

答崇智宗侯

不肖于神仙之學未有窺也而志則僻矣惟翁台具大智慧有大根器八公時過從游鼎成出世定當有日不肖有緣幸侍顏色妄希倣淮南鷄犬久矣向者已投身道侶意訪懶殘衡陽而俗緣未斷兼以一腔熱血猶有欲效于君父前者故復上長安冒以身報當年浼几惓惓而不意無濟于驅狐去蠹而反若益張其威焰且使善類一空斥逐歸來搜求未已意謂前時五岳之游似涉于避逃究毒傷無所逃于天地

大義故杜門靜俟即造訪老道丈之典亦成惘悵矣今且束身就逮未定聽對之日何時正在傍皇而瑶函飛下捧讀如對感念提拔接引之意千生屢劫之緣不覺泣下泣非愛此身傷忠未成于報主而緣虛願于學仙且使海內忠臣義士將以某爲戒一味計利害只知媚權奸戀祿位付冲聖之安危于度外太祖高皇帝之謨訓法度聽其澌滅殆盡而不敢一問也洛陽書生當此安得不爲痛哭流涕鬬逆璫所以獨相加者在移宮嗟乎移宮是不忍使冲聖制于悍

宫人毒宫人之手也是臣子一念防危杜漸之愚衷而今以爲罪端然則竟請皇上避居何宫仍迎還侍還乾清乎其與左袁諸公並罪者謂不肖護熊之岡爲之營脫翁台知某爲爲芝岡者乎傳聞樞輔請决楊鎬熊廷弼等是不肖昔爲侂求乃不肖入京至出京未嘗與樞輔往來一字也昔人害岳武穆尚以莫須有今且竟以爲有矣此等事不肖都能以一笑甘之聽生死于君父付虛實公論于天下後世只可憐過傷日月之明耳今緹騎尚未到若到省中開讀還

可共左右一瞻對言別只不知一別後再証神仙之約能果如願否也幸老仙丈益堅素志無替前修道成丹熟幸無忘癡愚愛國楊生終思所以超度拯濟之也敬百叩頭以祝遠煩仙使何以克當勒此數行代候兼布中悃扳戀瞻注之思徘徊黃鶴樓前月有幾許也臨穎可勝馳遡

與薛撫臺

敝邑淡在萬山中崎嶇磽确絕不通舟楫也南兌二米運至漢口不下五百里中間衙門之指索軍旗之刁詐年與歲增克解者十家而六致破也議原不通水次者例當改折如黃安麻城諸縣蒙上臺垂憐竟得改折況應山南兌二米不滿二千太倉稊米幾何若折銀搭解給軍于軍既便不則于中間應給官軍每石折銀伍錢即以本軍之糧抵懇乞仁人曲加矜恤賜題即造福無量矣又有無田子粒一項當年係

京山飛來一時官長未及分理久之武昌衛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後道府無計將此項派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夫無田矣而坐以子粒亦可憐應山人矣細查此項原非官軍正額月糧俸鈔之類止是官軍閏月與破船折米之用共銀九百餘兩應山獨當其半其實三年閏兩閏每年不過二百金在別處有田子粒儘可支辦卽曰破船折米則十餘年不常有者每年餘積閏銀亦儘足備用昨問之武昌莊同知稱此項應山俱未解武昌亦未收而應山此項淮入

錢糧正數則小民年年辦納矣不過奸書與豪里大
家侵蠹耳是在武昌爲不急之供無實之名而虛遺
應山以無窮之累也屢經軍興事宜內條陳並小民
控告而卒未有垂憐甦活者事如有待仁人造命見
在查的舒公祖已有意查一項抵補武昌永與應山
關豁尚未悉此項爲武昌得已之供應山無名之徵
也敢以撑之老公祖惟留心爲應山百世之利懇切
懇切

與舒按臺

前紋縣改折事今府查通省尖米數已經各處改抵無餘今存剩無多議欲每石改折五錢匀搭官軍月糧于軍民俱便者況鳳山二米不及二千設法通融更易總在台臺留神完此百年福利事諭吳方伯慨然設施不必拘執批駁徒資糧胥刁難如延至公祖陞命則此事萬萬畫餅矣子粒事前者止以為官軍正額不容缺少故須抵補去歲武昌莊同知過縣叩之云係官軍閏月及備破船折糧之用此項共京山

等處有田子粒共九百餘兩每年閏月關給不足二百餘兩如此則用有田子粒關給不爲不足而三年兩閏扣存者亦儘可以備幾年不必有之破船折米矣據莊同知言此項應山逐年未解武昌未收而應山百姓則年年于正數編納據莊同知言則武昌止存無益之虛名在應山永受無窮之實禍祇飽侵牟之壑也則亦何利之有此中儘易裒濟通融只在公與藩司一留心造福耳千里走人非爲干請惟台照在

與撫纂藩司

秋季水月亭中一對旣慰生平更深投契喜暢至今宛在也承宣之地藉鼎纂覩陽春一到自然百昌俱遂而不肖漣久憐戚里私情又有偏深慶幸冀望開恩者則改折南兌二米與無田子粒也前已面懇想仁人留心今覆詳皆從貴衙門確定大率應山不通舟楫深在萬山于例自該折色况二米不滿二千又太倉之鼠餘耳折色實爲兩便惟台臺准與題覆若無田子粒四百餘兩向以爲武昌府給武昌衞之正

項也非抵補則無從豁免昨武昌莊二守過縣言此項乃備該衛官軍閏月及候補解運破舟折米之用閏月每二年之中不及兌支二百金耳子粒全數在承德者合九百餘金在別縣有屯田者歲解不及十之一二應山則全未解本府亦絕無守催即今閏月亦止派別處有屯者三分之一并未派應山一分據此今後但百姓不納縣官不徵可耳不必多為詳轉如此則此一項子粒在武昌為不急之務為虛當之名而在應山派入田糧正數則年年徵年年納年年

比干烏有武昌虛借耗蠹者以名實遐應山之辦納
者以無窮之禍也然則武昌亦何利于冇虛名而當
實怨也不肖滬妄意無田輸賦仁者所憐其有田者
即責令逐年完納何辭除閏月遇年扣給逐年存餘
儘可以備閏月解運破補損米之費或萬一破損偶
多扣存不足或該府量爲設法或詳申藩司量與□
濟此似情法兩平經權各歸眇𥳑者是在仁台造命
耳

再與分守周道尊

前應山改折事蒙老公祖百世之恩撫按兩台各以
批允只藩司糧道一覆確耳昨抄得司文如輕賚蘇
米二項如事理不容不一詳確惟是應山米賤當秋
成時毎石値不過三錢今折五錢雖免于解運賠累
小人止知一身一家之利復爲五錢辦納已覺無利
矣若正米之外又要加耗加費則此事恐反成禍階
矣藩司吏書難厭弟沒奈何轉人與說又送過三十
金而意猶未厭也若非恃有老公祖申詳在不知如

何作梗乃其欲未厭又或多生枝節則應人反苦萬望仁天開除耗增免後來枝節之端是爲無量受福但此事更得一題始可永久尊裁以爲何如漣亦當再有字兩臺也子粒事撫回字稱應山既未解武昌亦未收不如抑作新餉亦可少甦民困此亦最妙事亦望老公祖主張成之總之天地父母疾痛必告呼號無已耳